



14
1544
152



14
1544
152

韋山文集卷十

書

綿州李調元雨村

寄袁子才先生書

台浦之珠于闐之玉波斯之珊瑚木難產不一鄉也南方之荔枝西國之蒲萄青絳之波梨火棗產不一邑也而古之珍重者必合而其稱之且分而夸耀之者何也以其寶皆不世出之寶也以其材皆不恒見之材也如先生之與酒心餘是已然其間亦有高下焉先生居金陵心餘居鈔州大地相去甚遠也而今稱詩者必曰袁

14
1544
152

章山文集卷十

書

綿州李調元雨村

寄袁子才先生書

台浦之珠于闐之玉波斯之珊瑚木難產不一鄉也南方之荔支西國之蒲萄青絳之波梨火棗產不一邑也而古之珍重者必合而其稱之且分而夸耀之者何也以其寶皆不世出之寶也以其材皆不恒見之材也如先生之與蔣心餘是已然其間亦有高下焉先生居金陵心餘居鈔山六地相去甚遠也而今稱詩者必曰袁

章山文集

蔣然蔣實不敵君也蔣工於詞曲而詩則間出其竒然
微逃于釋先生工於詩律而詞則稍遜其長然駢體皆
精故外之人多後蔣而先袁何也亦猶學者先杜而後
李先蘇而後歐也然天之生人不一而足而地之生才
亦不一而足先生居金陵調居綿州其地相去又萬餘
里遠也先生論詩曰新調論詩曰爽先生有隨園詩話
調有雨村詩話不相謀也而輒相合何哉豈亦如珠玉
珊瑚木難與夫荔支蒲萄梨棗之不擇地而生歟我未
知得與心餘驅馳後先否也所惜者調生也晚音同鍾
子面阻韓荆惟時于舍弟檢討墨莊處聞先生稱調不

絕口惟此歎然而已然而調之傾慕先生者已十餘年
於今矣記調初選庶常時與新安程魚門訂交見案頭
有先生詩抄一冊讀而好之因借携出入不忍釋手戊
戌歲視學嶺南遂錄付梓人名曰袁詩選以示諸生然
終未得見也今年蜀中同年王心齋純一挈眷回金陵
因取舊刻童山集託其轉呈懇乞刪削重刊乃草此一
書起居左右以代面談原擬作詩寄懷而行人匆遽不
及握筆然思白樂天詩有云已爲海內有名客又占世
間長命人二語非先生不足以當之可以代拙筆矣先
生今年八十八調今年六十六老皆至矣書從今日去

未知何日回也

與紀曉嵐先生書

調自歸籍以後久不與京華大人通音問矣而獨于先生有不能契然置者蓋以先生當今博學之第一人也憶少時由辛巳中書與先生兩公子追逐文壇馳驅詩酒其一時意氣之盛豈不壯哉曾幾何時而童頭齒豁竟至于此誠可慨也自先生被遣烏魯木齊曾與兩公子追送道左卽知先生不以此終未幾恭逢 聖天子重修永樂大典開纂四庫全書當時宰相有薦四庫館非先生不可者於是 特恩賜環仍命以翰林原官纂

修四庫其時林林總總無非待詔著作之廷者也而每遇一事之疑則必曰問先生一字之缺則必曰問先生或謂遠而張華可以比先生則皆曰不如先生也又謂近而楊慎可以比先生則皆曰不如先生也是豈非常今博學之第一人乎以故文望日重 聖眷日隆官歷貳卿秩登司伯疊掌秋闈總裁春榜出其門下者皆如出孔子之門嗚呼稽古之榮莫榮於此矣調自與諸公子相識後得先生發解之文駢體之表心摹而力追之又承乏庶常復見先生館課存稿更口誦而心維之惜乎在館未久旋解吏部觀察畿輔遂覺雲泥之隔不得

復追陪於左右矣然而未嘗一日忘先生也曾記 駕
幸盤山與先生相見於宮門匆匆數言而別以至於今
後遭事解官心擬叩謁而宦興索然竟行中止是年中
辰適先生領春闈吾弟驥元得出先生門下每見吾弟
輒問曰令兄安否今年進士令兄以爲何如仍有賄得
者否嗟乎以被廢之人而尙蒙齒牙之及亦可謂平生
之知己矣調一生詩不學人而獨於先生輒效之如平
定西域平定金川諸七律皆倣先生應制體是也先生
於予詩亦唯見之應制其他則未必觀焉今童山詩集
已刊他人不寄而獨寄先生者誠以先生博學必有以

擴其所未聞補其所未見而亦以見平日之拳拳而服
膺者非他人惟先生也

答王春甫學士書

去年乙卯蜀中副主考人傳爲青陽王太史宗誠竊疑
爲足下同族及揭曉考官回京道出於綿有愚姪帖王
某來拜乃知卽爲足下令嗣問知爲庚辰探花始大喜
曰先生有子矣惜余以老病卧床不及攀留欸曲僅以
一帖荅覆而去今年始接足下書並和前種竹詩原韻
四首及何須問三大字兼接令嗣書語意恭謹儼以父
執見待何可當也聞又出差秦中諒未在京謝謝足下

往日書皆行草不楷而此回獨用四六正書意卽令嗣之代筆乎不然何其典麗而清新也中間如以西蜀之淵雲爲南宮之冠冕翰林風月吏部文章秘府抽思固早播詞頭之譽公庭論事寧徒署紙尾之名曾擁節于皇華旋開堂于綠野數語竟可作老夫一篇小傳讀竊意抱病老學士未解作此及至讀詩有云射虎爭傳飛將畧粵東將帥駕樓船俱以將軍見戲則非老手不辦也今特再和四首從書中寄來古云老者不以筋力爲禮豈亦不以筋力爲詩乎要知老當益壯當各于詩見之母徒以父子兵仗有捉刀人苦我老夫也

答趙耘菘觀察書

嘉慶五年九月三十日天寒獨坐小園呼童生火忽綿州刺史劉公遣人持書至急啟之則我故人毘陵耘菘先生同年手書並寄陔餘叢考四十三卷如獲至寶遂忘其寒持向風簷向南拜讀惟恐其盡而其詞或莊或諧一種瀟灑之趣則又似先生已到寒家如聞其聲而聽其談也噫我二人尙俱人間耶以三十年前素相接愜之人又以千古而後第一傾服之人久絕音問而忽得消息此何異喜從天降也憶自辛壬之間得附譜末同居京師椿樹三條衎衎門僅斜對過不數武日與唱

酬往返每見先生玉堂著作甫脫稿卽傳播人口竊以此才天授爲之執鞭亦所忻慕不意追隨未久而內任外任忽焉東西各方雖踪跡或有時聞而音容不可復接以至於今落落晨星只有我二老所謂感慨係之矣自先生出守鎮安愚亦不數年視學東粵見有持甌北集來謁者云令嗣君整衣歛之今閣來書始知假冒實可發一大噱然因此而得君詩集故雨村詩話中所選獨多亦其力也詩人皆稱袁蔣而愚獨黜蔣崇趙實公論也余堦廣漢孝廉張懷淮亦有四家選集之刻謂子才夢樓兩先生及君與愚也濫及乃岳可謂阿其所好

此書蜀中盛行不知可曾見否愚自歸田來頗放蕩於山水之間雖有園亭聲歌之樂亦不過風花雪月借以耗散心期擺脫俗塵耳蓋不八州府者於今十六年矣今年老運乖蹇忽遭達州餘匪飛逼涪江倉卒携眷避寇成都非敢學思曾兩聖實以六十不與服戎徒死無益故也年近七十老而不死又復走兵始歎人生在世有壽不如無壽也來書猶以將軍之稱見戲其實新將軍尙見賊而退何故將軍爲然非天上下將軍殺賊如斬草幾何其不俱屠也所惜者家有萬卷樓皆在通水道任所抄四庫全書附本及歷年所購宋本並古器俱

貯於樓上自四月初三日教匪過涪江竊幸可免不意初六日爲土賊所焚片物無存不燬於教匪而燬於土賊心實難甘時在成都卽奔赴藩臬諸公並呈哭書詩三十韻無不代爲痛惜許以嚴治隨令人赴州呈報蒙蜀公卽賞差傳喚並承枉駕親驗然至今猶未質訊但微問大畧而已竊思土賊不過村中人非如教匪之來自遠方也村中土賊不過二三人皆有名姓烟戶可稽非如教匪之忽來忽去無可捕捉也打劫放火與教匪無異乃放火不問何人豈殺人亦不問凶手乎今據看樓長丁向貢所供親見火起時從中走出何士選丁姓

子二人及打搶日倡言燒樓之劉倅彰及子常祿宋士義三人皆地方歷來竊賊巨魁只在五人內嚴加刑訊自然真犯可得如不得卽將原告向貢亦可訊其誣枉之罪今但云賊不肯招世間豈有不打自招之賊乎此事想劉州尊必有神明善辨之法定非橫稜了事故靜以俟之不敢越訥何也此事遠近風聲甚大卽欽差祭江瀆周東屏先生亦所親擊舍弟墨莊弟現出使琉球亦有書寄皆恐事或上聞故亦不敢中止蜀中教匪之多其來有二一囑匪處分甚嚴官吏率多誨盜不敢明正典刑皆暗行處死賊遂謂官怕囑匪故反一按糧派

民疊加無已以至民無論貧富皆辛苦終年不能足食
故從賊反者衆今日之土賊卽將來之教匪愚所以竊
爲寒心也愚刻有函海諒已入覽今寄童山詩集伏乞
查收噫我二人皆老矣此書去後不知何時復有書來

附原書

辛巳探花原任
廣西右江道

趙翼耘菘
陽湖

同年至好一別三十餘年萬里相望無由通問回憶
春明微逐詩酒流連此景何可再得也忽伴姚姬傳
處遞到兩村詩話一部載拙作獨多翻閱之餘感愧
交并知足下之愛我有癖嗜也伏念弟與足下出處
大略相同然足下動筆千言如萬斛泉不擇地湧出

而弟循行數墨蚓竅蠅聲其才固已萬不能及足下
居有園亭聲伎之樂出有江山登覽之勝著書滿家
傳播四海提唱風雅所至逢迎而弟終日擁闌一編
度日生計則僅支衣食名則不出鄉閭以視足下
之晞髮扶桑濯足滄海又豈特楹之與筵耶惟是年
來海內故人多半零落袁子才王西莊俱於前歲物
故視芷塘去冬又卒於雲間惟吾二人尙慙遺無恙
東西萬里白首相望不可謂非幸事也弟所著詩集
外已刻者尙有陔餘叢考四十三卷未知曾得呈覽
否近有世二史劄記三十六卷今歲可以刻成此後

亦不能再有所撰述矣雨村詩話中有趙雲崧子
叩謁於廣東學署一段足下提學粵東時小兒年僅
勝衣從未有遊粵者此不知何人假冒干謁遂使弟
有此乾兒可發一笑并縷及之想足下亦爲捧腹也
聞蜀中流寇充斥而綿州獨晏如可爲遙賀然烽烟
倣擾中恐亦不免戒心昔日將軍之稱或將弄假成
真弟翹首西瞻惟時時酒酒祝平安耳州牧劉君係
弟內姪聞其居官頗有循良之譽倘地方有守禦之
事尚祈協力扶助爲禱吳雲蜀嶺相見何日蘸筆縷
述不禁黯然

答余秋室侍講書

今春有人至京託寄新刻雨村詩話新搜神記二種呈
上聊通數字以寄遙思秋間接奉覆書乃知書已收到
承譽言過獎不勝慙汗至言弟與袁簡齋如華岳二峯
遙遙相峙並云弟著述既富兼之好古闡幽多刻前人
遺佚尤勝隨園之僅刊家集則正如龐士元稱人每踰
其分尤不敢當也簡齋先生學既淵博才又絕倫自康
熙己未鴻博王漁洋朱竹垞而後殆無其比余嘗有詩
寄袁云子才真是今才子天賜江淹筆一枝非虛語也
調也僻處西隅聞見不廣雖刊函海一書意在捃摭益

州者舊故升菴著作收至四十餘種以云好古闡幽或
有之以云著述之富則未也所惜者唐趙蕤有長短經
十卷以尙未刻刊爲恨蕤梓州鹽亭人博學韜鈴長于
經世夫妻俱有隱探見孫光憲北夢瑣言卽唐睿宗間
蜀士于蘇頲對曰李白文章趙蕤術數是也此書居易
錄記徐乾學嘗得宋槧于荏平不缺明洪武丁巳沈新
民曾刻之今祇存九卷但有抄本然唐人著述漸稀亦
可當全璧矣其書主于縱橫而大旨通于實用其言不
悖于儒者文格亦頗近荀况申鑒其間所引諸子書亦
可借以考證今子書之異同洵奇書也此本得之京師

末有提云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恭校上蓋亦四庫全
書擬刻之書而不知何以未刻也今現擬刊此書列于
第一函之末刻成當寄呈以補前闕也承示尊作百衲
琴一册化選爲律讀之音韻鏗鏘豈但較唐堂老人之
集唐律爲勝並高出于東坡之集陶萬萬矣大考左遷
雖與舍弟驥元同以中允鐫秩然足下今已越墜侍講
矣余弟仍守編修胡可比也奉覆不宣

附原書

余集

寅秋使旒道出綿州雖不得奉謁曾通尺素以道契
濶今忽忽五更裘篋歲序之遷流如此其速那得不

令人老去也頃奉手書如接顏色欣快之至所示近刻詩話則雋永不凡搜神則奇詭可喜古人云不得異人當得異書集謂得讀異書如見異人正爲老前輩道也老前輩與隨園老人正如華岳二峯遙遙相峙風雲變幻兩不可測而老前輩著述旣富兼之好古剛幽多刻前人遺佚此又尤勝隨園之僅刊其家集矣集近况無足舉似以坦率倔强大考左遷與令弟同遭此阨雖於名場無損而於宦途則又大遭荼毒矣張生玉溪出京後久不得其音耗不知明春計偕北來否念念集選詩一卷乃集近日消遣之作其美

人佳人二十首化選爲律自謂較之唐堂老人之集唐律爲勝友人從與付梓遂刻出之今奉呈一册幸賜教之鳧塘來云有便人返蜀草草布覆願候文祉幸自珍愛不盡雨村老前輩大人侍集頓首

答王蓮府編修書

乙卯仲秋使節回京道出綿城蒙以謙柬見投適病未獲迎欸至今抱歉舍姪朝埜弟鼎元子也弱冠作文畧有奇氣然好雜引書卷不甚淳潔余今年八月初一日至省送其入闈三場舉埜以文質余三藝皆用書卷堆砌其蓋藝爲交得見於鄒君三句中有公孫丑通易孟

仲子通詩樂正子通春秋三語閱之茫然不解問塏言
公孫樂正見陶淵明集八儒云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
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靜精微之儒按
何燕泉云八儒三墨出韓非子大抵錄之彼書者也但
不宜用子據塏言四書備考已引之至孟仲子通詩見
闕里志子夏以詩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
授根牟子牟子授荀卿卿授毛亨亨授毛萇疑亦不宜
用據塏言四書類典已引之並言仲子爲孟子之子名
宰田氏所生繙書對之果然若是則孟藝可用矣小子
風簷寸晷而能博引羣書可望必中而但恐不高質之

張雲谷竟云可元榜發果中三十名乃知足下高懸明
鏡五色不迷而弟亦老眼無花益信文有定價且喜得
出大賢之門爲幸也且出故人王春甫太老師門下爲
尤幸也便中書此爲令尊大人一粲且使京中諸友聞
之定當作闡場中佳話傳也

與董蔗林同年書

調拜自通州解組以來本無職累原可捐復但以事類
于賄恐一朝失足貽悞終身是以浩然歸里今已十五
年而甘心不悔者爲此也自杜門以後惟以讀書爲事
絕不交接一人如處甕中了無聞見雖年逾且順而鬚

髮尙黝恭聞一今上歸政 恩綸疊沛萬姓歡呼元惡
首除賊匪解散 聖君賢相萃于一堂無不以手加
額共賀太平調自 太上賓天本欲赴京奠哭而年
衰例格攀髯無路呼嵩末由亦惟與田間父老曝背茅
簷祝 天子萬年而已顧自念老已至矣生平無他可
稱惟詩文一道少年夙嗜因痛加刪削刻爲童山詩集
四十卷尙有文集二十卷將次告竣平生之所著惟此
而已孔子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究不知其果可
問世否也未之能信實有漆雕開之意不無望於相公
之一言也今特寄呈一部交舍弟驥元轉達 仁者贈

人以言當必有以示我也年逼桑榆料難謀面謹陳懷
抱盍勝瞻依

與沈雲椒同年書

一日之談竟作十年之別人生在世非相見之難相知
而不相見爲尤難也自歸田以來久不通音信非懶也
傲也仕官而不得志則亦惟獨居衡門箝口閉舌而已
亦安用與青雲之人低首下心以自鳴其衷曲哉然而
有不得已于知己之前者則又不敢終嘿嘿也夫名士
二字最足誤人昔晉陸機陸雲名士也時稱二陸而機
好遊權門與賈謐親善委身王穎卒爲孫秀所害潘岳

潘尼名士也時稱二潘而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望塵而拜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官至黃門侍郎乾沒不已諱事王倫卒爲孫秀所害又唐貞元時柳宗元劉禹錫皆名士也奔走於王叔文之門與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定爲死友順宗卽位以執誼爲相王叔文爲起居舍人轉相交結每事先下叔文可否然後宣中書奉行謀議唱和日夜如狂互相推獎皆自以爲伊周管葛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日除數人俄而叔文敗賜死執誼貶崖州司馬柳貶永州劉貶連州由此觀之名士多有失

身于權門者其故何也蓋名士負其才思附青雲而顯必借權門爲捷徑而權門多作孽思得善人以掩蓋必借名士爲黨援此必然之理也然而亦有孤立而不肯失身者昔盧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和士開以傾巧便辟有寵于神武官至尙書左僕射受貨納賄穢亂宮掖惟以諂媚自恣朝士不知廉恥者皆奔走其門甚者爲其假子與市途小人同在昆季行列有遇士開病爲之先試嘗黃龍者雖以左道事之賢愚皆得擢用有以正理干者亦頗能捨之見人將加刑戮亦多營救然旣免則必諷喻責其珍寶謂之贖命時士開方用事或謂

盧曰何不一見和思道素自高欲往恐爲人所見乃未
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駐轡望之見二陸兩潘
皆在曰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著
孤鴻賦以見志遂不出見世說陸潘皆晉人蓋以比當時
名士也此其識見豈止高人一等哉易曰見幾而作吾
謂斯人有焉然今之名士吾聞之矣有所謂二吳二李
者位躋九卿名列六部可謂赫赫矣其趨附何人余不
敢知然不知果能卓然自立否吾竊爲憂也二李予尙
未識二吳則固我與君同年也君當規之勿避數疏之
嫌也予老矣無求于世然鴻飛寥廓弋人何慕竊欲效

前人而賦之也

答祝芷塘同年書

余弟鼎元以艱歸曾言遊江南時見君于雲間是宜有
君書而問之無有昨李侍御楊械以艱從京中回是不
望有君書也而書忽至書之來也懍懍難憑知是何况
人之聚散尤爲天地間懍懍難憑者哉憶在乙巳與程
魚門出京足下爲余二人餞別時君爲侍御史方學張
綱埋輪大有豺狼當道之慨後余回里不二年而以白
簡彈司成贖欵坐是改官部曹上意將以挫折之而
後大用而君意毅然謝病歸里予初聞之卽曰君必不

童山文集 卷一
就既而果然自是久無消息後鼎元自京歸來言見君于松江神氣勃勃目光炯炯不似甘于引退者余竊疑之今接來書乃知坐講雲間全家寄食書有宦情本淡風雪著書不與九陌黃塵較量得失數語乃真達者之言始悟前此皆傳言之謬也夫人生如花開然人之生也以一世花之開也以一年不論爲草爲木而培植之灌溉之始而生葉旣而發幹及其時之來也必有着花繁茂紅則如火白則如雪之時過此則或有時而落或無實而殷譬如 之中年或貴或富皆必有炫耀得意之時過此華落愛淪亦漸衰矣而猶欲再索春風轉爲

少年是猶花向東君請再開一度也其能之哉自不如同寒鳥蟄蟲塞戶閉口之爲得也余家居來雖容貌日衰而鬚髮未白然興尙不衰頗能自遣竊念此身非賤萬金乃歸不及時行樂豈不負一刻千金之直因就家童數人教之歌舞每逢出遊山水卽携之同遊不見官府不談世事今日十五年矣雖不能如足下臯比坐擁有三千徒衆之盛然日挈伶人踰州越縣亦不啻如從者童子之數也近日脚力不健絕不出門日惟刪改舊詩已經付梓共刻成童山詩集四十卷文集二十卷從京中鼎元處覓京塘寄來不知能收到否天涯海角料

難一面倘不浮沉見子書不啻見子面也紙短話長縷縷不盡

答姚姬傳同年書

憶庚子歲僕由粵學回京復命道出桐城未至十里正思登堂忽見長鬚執簡旁立問之卽君僕也適獲我心卽不至館直排君闥時已昏黑拜太夫人于燭光之下並及見諸子與足下啣觴話舊五更乃去到京後又承乏畿東者二年卽緣事發伊犁幸以萬金贖歸今家居又十年矣久不通耗今接來書乃知足下掌教金陵起居佳勝爲慰蒙問何以伏處而不出足見關心弟之所

以伏處而不出者有三意焉其一生賦性至蠢過于剛正不慣外任誠恐再遭傾跌不知何處又覓萬金也其二多與宰相爲忤畫稿則得罪于阿舒二公揭員則得罪于英公雖冤結前生事由同官釀成而內而同部外而同省事皆由永姓一人慙惠詩曰永言配命當安命也其三一生以清廉居官本無贓累原可捐還而首相當關非賄不准若一入其門便爲其黨誠恐水山見日貽臭萬年此則寧終身廢棄而不肯爲也昔年足下爲刑部郎中例望知府告病而歸當時頗怪之今乃服足下之高見也昨足下書來以我日逐優伶以爲誠有

以自樂非圖樂也目見時事之非不可正言誠恐遇事之時一朝累及故日以優伶自污之特不堪爲一二俗人言也不得見足下每于袁子才集中見足下之詩不啻見足下也聞君有賢子已中壬子鄉試大勝吾子可喜也又聞新著九經說十二卷三傳國語補注四卷現已開雕刊成乞寄一部如有書乞交城中敝同年王心齋純一轉交紅花船可至

其二 答開歸道唐芝田書

淚有情又似無情嗟乎淚何多事也自別君後獨上馱輿不知何故淚瀉如水拭之愈多誠以我二人年俱半

百此時皆欲各歸故里後會未定何地一轉背間去吳去蜀音容萬里宇宙甚大誰可與言古人云黯然魂消者惟別殆非誣也僕本多淚因君衰經之中恐觸痛懷故力爲忍之至一分手而淚遂盈湧譬如黃河之水百計隄防使不得遂其性而稍有疎虞遂大肆潰決蓄極思放故一瀉千里而莫之能禦也又念令弟碧田爲人洒落濯濯如王恭之柳令嗣君磊珂英多亦似阿戎可語令坦本故友之子翩翩不群凡皆難爲別者此又淚之支分派別逆流而不窮也僕自通買舟南下本意欲放遊吳越歸船時再遊台荒赴豫與君作一月遊並將

僕此後出處商質于兄藉一二言而決不期舟次濟南
聞君遭喪遂無意南遊先舍舟至汴一唁故人乃一既
見止卽留苦側朝夕共語勸予世路崎嶇山林可樂不
如早還僕之行藏遂藉此一言而決矣因立遣人命姪
輩從夏鎮回通僕亦由濟南而回定以十月同歸劍南
不作出山想矣非君知我者誰解爲是言以是淚愈忍
出愈多也君亦知僕多淚又詭託以安之言明春安厝
孔恭人畢候僕來維揚同 夢樓先生共遊西湖約
以正月過江君勸僕歸是矣又爲此言者亦明以誑吾
淚而淚先知之故拭愈多淚愈出也淚之好事如此而

君又故爲引之出城使人視行次河使人候渡下店使
人備餐淚至此亦枯矣亦無可報命矣當此之時淚勢
稍減遂一拭而止亦如河勢少殺畧加埽而已合龍也
君讀至此必破涕爲笑則又君之爲吾淚所誑然究不
知是涕是笑或笑是涕涕是笑故作淚說一首郵寄君
熟於內典請試叅之

寄墨莊鳧塘兩弟書

聞初八日便行何其速也嬭母在京自應早侍書來促
予冬至前相聚松楸之感人孰無之然老境顛倒父與
子皆避嫌遠出此必能諒也歸期未定卽令相聚總付

一別反增惆悵故寧遲回兩弟詩文紆徐和緩無激昂
蹈厲之音其不及阿兄處在此其高出阿兄處亦在此
譬諸水然峭崖束峽懸流倒瀑非水之性也其中必有
怪石奇峯以激之而後奮而爲雷霆散而爲風雨遊者
爭賞其巖之競秀壑之爭流以爲千古奇勝而挈舟者
望之而心驚稍一不慎則舟爲齧粉焉人皆沉溺焉雖
奔騰至海而多衝決之患是故矜才使氣者工于得禍
若長江大河則不然瀾瀾平流無岸無涘一望了不異
人而舟楫濟焉水族生焉浩浩渾渾徐行而至于海故
其源遠流長不見其奇而多厚福其前所言則阿兄之

詩文也故見爲奇者亦見其禍其後所言則兩弟之詩
文也故見爲平者實見其福爲人亦然愚自夫年來便
無意於人世於人非不渾厚也而渾厚反得刻薄之報
於已非不斂跡也而斂跡反招侮辱之來微有虛名而
卽以名見困並非營利而返以利累身肝膽空傾孤獨
無恃百謀不遂霜鬢如期惟願于人跡不到之境漁樵
不問之鄉結一茅菴以老天年足矣朽木不中斧斤蟲
蟻何須再蠹猶欲強顏人世猶之斷澗絕航安望至海
愚則已矣兩弟勉之以兩弟英年蓬勃烏鴻所到如水
之行不憂不至于海也去年鳧塘有見懷詩云著作留

天壤功名付太虛可謂深爲我幸墨莊亦有句云詩人
例窮蹇蜀士多坎坷則又深爲我悲幸我固非悲我亦
非也而今而後悲與幸皆置罔聞我之爲我一付之蒼
蒼之彼天而已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與嚴署州論蜀囓嚙第一書

論蜀囓嚙莫備於近日邱公論狀公諱仰文號省齋滋
陽人雍正癸丑進士曾官南充知縣故知之最詳見于
所著碩松堂集其言曰囓嚙良民之蝨賊也根莠不除
嘉禾不生又肌膚之疾痛也踈盤不去則元氣不服誠
哉是言也蓋囓嚙種類甚多大約始乎賭博終于竊劫

其中酗酒打降勒索酒食姦拐幼童殺人放火或同夥
自殺皆謂紅錢下此掏摸爲生指包剪絡犯法刺面則
紅錢不人名曰黑錢大約皆帶刀持棍其短刀者曰線
雞尾長者曰黃鱔尾皆以形似而名相爭則鞘刀於棍
卽爲長矛此囓嚙情狀也而其害皆起于窩有利其潤
而窩者如囓嚙賭博店家抽頭是也有不敢不窩者如
荒山孤店力不能拒或場鎮心力不齊若輩結隊太多
凶橫盤踞隱忍留停者是也亦有碍於情面而窩者如
先爲囓嚙今有資財已不入羣從前同夥來家牽引聚
賭既有挾制復關顏面不便却逐因緣奸拐若輩年幼

童山文集卷十
者名曰小兄弟鬪殺相爭皆由此起是也種類不一皆
爲地方害然未如今日綿州夏家灣郭家溝聚族而居
之甚者竊以欲除嚙嚙必先清里甲里甲清嚴自駐足
無所然欲清里甲必先選保牌川省五方糅雜流寓無
產者多以朝東暮西之人任充甲役按查則有照點則
無有名無實焉能收效故保正牌頭必選老幹有田業
妻室者充之諭令各戶門牌移去者繳除新來者註冊
此爲第一要着其次則必嚴約束立值日稽查之法某
場幾保某保幾牌計牌保共若干某日應某保牌值日
付以印簿硃籤俾輪流分查俱傳至某甲保家有無窩

藏登注明白立時舉發如此週而復始不累花戶但責
保牌月底一繳一換則責任專而約束嚴矣其次則必
勤巡視巡視之法躬親爲要僉差下鄉徒多差擾捕官
職小彈壓爲難如前任張捕廳至夏家灣爲賊匪驅回
周汛司至郭家溝被賊匪打轎是也總在印官躬親巡
視擇場分大而離縣遠者或界連他縣嚙嚙最易出沒
往來者除因事帶役查巡外仍不時減裝輕騎親臨其
地庶里甲保牌弊竇潛消而法令嚴明矣其次則必信
賞罰有窩則盡力根究或某甲保牌狗隱一經花戶鄰
右舉首則嚴責更置倘拿獲嚙嚙到官則親給花紅以

鼓勵之立致賊匪於死地除荒山孤店無益行旅者卽
毀其坊巢諭令別尋生業其囑嚕之結隊橫行勁踞酒
肆者則于通縣場鎮挨門逐戶各設齊眉大棍大書專
打拒捕囑嚕匪類八字於上立于門首以鳴鑼爲號齊
力擒解旣就拘執不得攢毆如此則他處囑嚕必聞風
而遠遁而碍情窩留者亦自顧其身家而不爲矣然此
必爲民上者先以德意宣布之後以刑法齊一之則民
皆有恥而無犯又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明公自到任
以來日惕息於驅匪而匪卒不能驅如近日江萬明萬
志橫行南河兩壩是也意者化民成俗之方毋乃稍疎

歟敢布腹心伏維裁奪

與嚴署州論囑嚕第二書

昨以囑嚕橫行致書商酌承不棄芻蕘俯加採擇江萬
明萬志已經毆斃閭州稱快然尙有株根未盡者如夏
家聚及陳軍鎗現流入敵庄醒園白晝劫取衣物今已
命家丁擒獲縛送至案業蒙明公收卡然愚尙有不能
已于言者伏以窩戶者囑嚕之總頭也捕役者囑嚕之
護身也窩匪不去則囑匪難除而捕役不清則囑嚕難
盡故清窩之法尤必先清捕役前所云欲清窩戶寄之
保牌懸以賞格法誠至善顧保牌有首者有不首者有

利其分潤者有不敢與爲仇者計其急公向上之心多
不勝其自保身家之切縱本官經歷所至聞風暫避誠
有之若云所過一清則未也是非確訪嚴拏淨其巢穴
不可夫遠賊必有近脚坐地亦可分贓如近日之廖老
四乃嚙嚙之頭目也而藏於里甲宋士義之家已經下
甲百三十人呈報在案而下甲捕役王燮又從而爲之
隱蔽分肥此愚所謂根株之未盡也夫人皆知嚙嚙之
情狀路徑藏匿寄頓惟捕役知之爲最悉而用捕役以
治之又百無一効其故何也嚙嚙一種半係革捕此縣
犯案逃充彼縣類與各捕聲息相通因緣爲姦官賈之

百不如豢盜之一盜之取利十倍于官夫是以嚴刑重
賞而不應者爲傷其同類也是以星散之保牌旣遠而
難周而鷹眼之猾役又狡而善變俗所謂瞞上而不瞞
下也是以獄訟繁興終日捕盜而盜不息然則如之何
而後可惟在慎選差役而已慎選奈何凡充役必擇有
田產有妻室人明白強幹老練者選充快壯各班不加
以捕役名號以本地之居民查本地之奸良引之左右
究其的實其平日于某場某店多窩或暫留或久住類
皆洞悉卽僉副捕役躡其踪而防其弊指名查拿一有
疎脫惟捕役是問雷動風行出其不意此與里甲保牌

相濟爲功不得不分別揀用人不必多惟其實事不必數惟其當此非以廝役爲耳目也捕役一項譬如醫家用烏喙治病不至殺人斯可矣總之清甲爲清匪之源清窩爲清甲之根窩線旣清捕役又妨斯根株可盡矣因目下此輩橫行身受其害不得不縷悉所見伏祈指示

與嚴署州論囑嚕第三書

前書論捕役之法諒登臺覽近日偶閱邱栗海柴村集中載小說一條內有以鼠捕鼠之說可悟以賊治賊之法今以錄聞聊備採擇其說云有人惡其家多鼠而貓

復與之同眠因取鼠之雄者數枚日飼之待其肥而壯也始閉之一罈而饑之急則相食獸之性也久之弱者皆肉之矣再閉之一罈一嚮弗與焉強與強相捕而尤強者出尤強者出而強者亦爲之肉矣閉而饑饑而相噬愈久惟存一鼠此鼠何以獨存則以其黠而健能食鼠以自肥也習與性成亦自忘其爲鼠矣忘其爲鼠而鼠於是乎貓矣其行鼠也其性貓也性似貓此鼠於是乎可用矣用以捕鼠羣鼠以爲鼠也寧知其柔而害物同類相殘也哉狎也而莫之妨奸也而莫之測包藏禍心投穴抵隙鼠之窟罔不知也鼠之技罔不識也其捕

鼠也較之貓而倍巧焉主人愛之亦倍于貓較之貓鼠同眠者真不啻千萬矣主人自有此鼠而羣鼠避之各携其子女以逃永夜安眠無窺屋翻盆之苦無穿墉耗米之憂鼠誠主人功臣也哉久之鼠與主人行坐追隨近狸奴一日卧于主人之旁客自外至見之訝其陰物且肥壯異常捶而殺之主人傷之甚葬之隱處聚土爲邱亦帷蓋之義也其說如此此以小人攻小人之術也始則欲其相殺不相殺無以拔其尤繼復欲其相食不相食無以除其害左傳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客殺之亦無妨也雖然以鼠捕鼠終不若以貓捕鼠之

爲正也然則以賊治賊又何如以官治賊哉居官者切當以貓鼠同眠爲鑒可也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蒲州李調元雨村

說

性善說

性善者何性本於天故善也天本在氣質之中而能生萬物其理固輾轉相因而皆乘於氣質健順五常之德莫不昏明純駁雜見於萬物之表反正微茫交乘於一物之間者氣質為之也如天之雨與水一也然未至乎地其形象不可得而言也故人生而靜既至乎地則亦既為水而無復雨之形象故方言性時便已不是性雨

之降也以潔器盛之則清以汚泥受之則濁入花藥者
香人廁溷者臭矣不得謂清香者雨而臭濁者非雨也
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不得謂雨之在天者原濁且臭
也故曰繼之者善孟子所謂性善與夫韓子之言三品
周子之言剛柔善惡皆舉清濁香臭而析言之也此外
一切偏駁之說可不再喻而知其非矣

氣質說

天氣而地質陳了翁之言也蓋以陰陽言則氣陽而質
陰兼五行言則陰陽氣而五行質又錯而言之則陰陽
之氣凝結而爲質五行之質交感而成氣而氣又有氣

之陰陽質又有質之陰陽在天在人其理一也父母之
氣質自有善惡不同及受生所感天地之氣質亦有善
惡不同和風霽日善也旱雹陰霾惡也且陰陽善惡之
機卽一日之間參差交錯千變百幻或同時而異地或
同地而異感不可測也人適與天合則氣類必相同天
故與人違則氣類必迥異瞽聵生舜文王生管蔡自是
一時間感得天地之氣質如此不待辨而知也

月令氣候圖說

月令氣候之說諸說各異升菴云呂不韋月令自東風
解凍至冰澤腹堅後魏使入歷爲七十二候其所載與

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書汲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王水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歷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鴛下有牡丹華玉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蟄蟲坏戶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搏勞鳴蝦蟆無聲涼風至而鶴鳴闐闐風至而青蜩吟日全而泉躍泉躍卽水泉動也是古今節候之異前人已備言之然考琅邪代醉編呂氏月令芍藥華爲二月節牡

丹華爲三月節今牡丹三月芳菲而芍藥至四月乃華此又不可解也夏小正正月采芸二月榮芸已屬不同而班史歷志周二月二日庚申驚蟄周建子三月爲今之正月雖歷法因置閏驚蟄亦有在正月者然多在望後不應在二日庚申及考月令章句孟春以驚蟄爲中又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有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魯之分野然後知古以驚蟄爲正月雨水爲二月節也爾雅師古於驚蟄註云今日雨水於雨水註云今日驚蟄可見矣史記歷書今謂孟春水啓蟄左傳桐

公五年啓蟄而郊杜氏註以爲夏正建寅之月疏引小
夏正曰正月啓蟄漢興猶仍其舊太初歷初行亦未之
改正范蔚宗後漢書乃先雨水而後驚蟄則雨水爲正
月中啓蟄爲二月初節自後漢始也又西漢以前穀雨
爲三月節清明爲三月中先清明而後穀雨亦自後漢
始班范二志可考也明張鼎思云今甲午正月一日雨
水二月二日春分三月三日穀雨四月四日小滿五月
五日夏至六月六日大暑七月七日處暑八月八日秋
分九月九日霜降十月十日小雪十一月十一日冬至
十二月十二日大寒節氣之定位也考癸丑雜著元至

元甲午正月一日立春歷至十二月十二日小寒自元
至今蓋四百年而再遇紛紛之說迄未有定善夫馬氏
之言曰歷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自堯以來未之有改
也舜齊七政周用五紀其究一也蓋日月星辰之往來
不窮或離或合或贏或縮進退相代終始相循者天以
是而命萬物而人奉之以爲令者今歷是也因詳加考
定按月令所載一歲十二月二十四日七十二候備歷
於左庶使覽者不紊云

蠹菴說

菴以蠹名翁自號也翁號蠹翁故菴亦蠹菴或曰人莫

童山文集 卷十一
不欲工欲巧而翁獨以蠢名其說何也曰翁之爲人無
一不蠢也人皆巧於謀生而翁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人
皆巧於謀利而翁捆載而往垂橐而歸人皆巧於科舉
而翁上學楊馬下效歐蘇人皆巧于仕宦而翁置君堯
舜自比稷契人皆巧于諛媚而翁直道而行不肯枉道
又其甚如金籛宜貽子孫也而翁有則散之至無乃止
賄賂宜交當道也而翁閉門不納踰垣而避田宅宜多
置買也而翁則恬淡自甘不作求田問舍之人衣冠以
敬朋友也而翁則草笠布衣日厠田夫野老之列尤不
可解者姬妾宜樸素也而翁獨令之著羅綺僮僕宜耕

種也而翁獨令之習歌舞治家宜儉也而翁則食客數
十人自養宜節也而翁則狎客數十輩記其蠢則太史
公之簡不足書而肖其蠢則吳道子之筆不能似也故
曰蠢也然究有一不蠢者乎曰有好讀書

六不齋說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蓋言有爲必先有
不可爲者在也學問深則習中有主意氣平則物不能
搖由是無事而靜則如太空晴雲舒卷自如有時而動
則如雷雨滿盈草木甲坼古之人平時退居渾如一團
元氣而及其出而應天下之事則經天緯地之集胥歸

焉何者有爲者必先有不爲之事內斷於心也故夫不爲之一念必先平居內斷於心而後臨時外斷于事非汎汎然取辦倉卒而但曰我不爲而已也雖然世之可爲而不可爲者多矣何必拘以六而六其統焉者也以六爲箴是非之界判如墨白邪正之路明如水火若此者豈遽云可與有爲乎亦差賢乎無所不爲而已故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震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疑夫無不爲者又安能有所爲乎昔吾先大夫治姚邑曾有六不以名齋所言皆澤民之事今余復續爲六不則又歸本于修身修其身而能治其國其義一也

六者何一曰不爲勢撼二曰不爲利誘三曰不爲欲迷四曰不爲境遷五曰不爲邪惑六曰不爲氣搖

養春軒說

以夏養春董子之言也養之如春班固之說也余歸田以來杜門種花知所養矣彼上古以八千歲爲春楚南以五百歲爲春非善養者而能如是乎草木如人栽者培之全視其性以善其養因以養春名軒以示園丁推而廣之存其心養其性道不外是矣

賣田說

今人有買田者則人必喜之賀之有賣田者則人必鄙

之薄之而蜀之俗多賣已之田而以其資佃人之田何也蓋買田則田爲已有已爲政永久付之子孫佃田則田爲人有人爲政予奪聽之業主然則人何樂乎賣已田而佃人之田哉客有王澤潤者實賣田以佃予田余因問之客曰是有說也予家曾祖父以來置田不下千畝而蜀俗好分生子五人而田各二百畝矣子又生孫五人而田各五十畝矣孫又生孫五人而田各十畝矣計十畝之田不足以食十口之家又稱貸而益之猶可支也吾邑地當孔道征徭俱按糧加派每十畝徵糧二分每分加平三分三釐則一錢矣雖國課應完猶可支

也而官府每遇大役則按糧令鄉保加派每錢加至一兩猶可支也每歲加派十次二十次不等則登至二兩二十兩矣凡遇過差公館驛馬酒水門包長隨書吏衙役夫轎皆于是乎出而鄉約又借官私派凡自用置山修屋飲食衣服亦于是乎出而十畝五分各耕不過二畝畝之所入不敵所出故不如賣田以佃田計值每畝五十千緡十畝得五百千緡可作壓佃每五千緡可壓田一畝五百千緡可壓田一百畝既足食以免室家之饑寒又無糧以免官役之追呼業主雖與平分佃者尙餘小半終歲勤動搏節之外積儲粟豆花布茅屋之中

童山文集卷十一
畜養雞鴨猪犬冠昏喪祭量力爲之稍有餘財買牛生
犢奚爲而不樂也余曰既有此樂則予亦將賣田佃田
矣客曰是又不然君曾爲達官有直聲官猶待以禮也
租有家丁代完糧差不敢迫也又例免差徭里正不敢
及門也所與者須世世子孫讀書有官耳若一日無官
誠恐亦與我輩等也客既去予顧謂子孫曰小子識之
何可一日不讀書也

童山文集卷十二

考

古文尚書考

古文尚書藏之者孔惠發之者魯共王傳之者孔安國
亂之者張霸杜林獻之者梅賾闡之者孔穎達蔡沈疑
之者吳才老與朱子其間紛紛不一有西漢之源流有
東漢之同異有東晉以下之傳會有宋元明及本朝
諸儒之攷辨而終莫能表於一按漢志云尚書古文經
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出孔氏壁中孔子裔孫惠之所

綿州李調元雨村

藏也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之與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蝌蚪書孔安國取其書考之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多得十六篇因以獻之朝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名詁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經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書滋多于是矣安國爲諫議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出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自都尉朝授膠東

庸生授清河胡常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又傳左氏常授郭徐敖敖又傳毛詩授瑯琊王橫及平陵授惲惲授河南桑欽王莽時諸古學皆立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並採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十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未久黜孔僖魯國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又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于世劉陶傳云陶明尙書爲

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事名曰古文尚書漢末之亂無傳隋志云馬融鄭元所傳惟二十九篇文雜以今文非孔舊本陸德明釋文亦云馬鄭所傳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乃孔氏正義云鄭元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據此則鄭氏雖遵伏生而別有二十四篇之書與隋志釋文皆不合若以爲卽張霸之僞書又與百二篇之數不符或以爲杜林漆書馬鄭所宗非安國之本惜馬鄭之注皆亡無

從考證矣此又東漢以後古文尚書之異同也自東晉豫章內史梅賾上古文尚書稱爲安國之本云晉太保鄭冲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之賾派緒歷歷似無可疑然而舜典亡缺歟王肅慎徽五典以下之傳補之齊明帝建武時吳興姚方興于大航頭得二十八字上之遂爲今之五十八篇東晉孔鄭皆置博士齊代惟推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唐貞觀時孔穎達等撰正義惟遵安國而不復推尋鄭氏宋蔡沈作傳因之遂煇煇然以五十八篇之文爲古文尚書矣此又東晉以後古文尚書之傳會約畧如此

童山文集卷十二
也然而陸氏釋文明有孔氏之本已絕語贖又何從得
之况鄭冲之說他無所見猶見于何氏論語集解皆從
今文而不從古文則所叙派緒不無併張故宋人之疑
之者自吳才老始而朱子更昌言之沈之作傳親經授
受而竟不用師說別有回互何也今人日以恪遵朱子
爲金城之守而于此全不知檢又何也或曰危微精一
理學家奉爲宿海若疑古文則程朱先挂口矣此一說
也自後元儒吳草廬銳然排擊而趙子昂王與耕繼之
明歸震川亦銳然排擊而羅敦仁焦竑梅鷟助之近日
山陽閻百詩復作古文尙書疏證搜瑕摘謬幾無完膚

而蕭山毛西河大不然之以草廬之引漢書已訛而震
川又以訛承訛不復比較原文何以杜隙百詩之引史
記于年月更疎特著古文尙書宛詞八卷謂自漢至晉
古文不亡稱之爲逸書者以未列學宮也曠所上者乃
孔氏之傳非經也大聲疾呼其護之者甚力餘姚黃梨
洲是百詩而海昌朱流康同西河一時皆窮經有名者
也不中朱竹垞撰經義考爲之調停而心亦不以古文
爲真曰是書久頽學宮其言多綴輯逸書成文無人悖
理譬之汾陽漢鼎雖非黃帝所鑄或指爲九鼎之金則
亦聽之卽如小戴禮王制月令緇衣篇明知作者有人

未嘗廢而不習至易之序卦李清臣朱翌壬申子皆疑其僞要不得而去焉其言折衷和平一時翕然推爲定論而愚則謂不若分而區之以消紛紛之訟完伏生之本以綿二帝三王之舊澤判孔書成編以揚道學之鼓吹化爲楚漢之鴻溝可矣

唐德宗公主和親考

四川通志西藏卽西吐蕃地自唐孝德皇帝以公主下嫁番王和親之後始與中國通行來西藏志亦載此事按終唐之世以公主下降吐蕃者二一爲太宗一爲中宗並無德宗下嫁公主事其始末有不得不爲之考者

舊唐書貞觀八年贊譜弄讚始遣使朝貢太宗遣行人馮德遐往撫慰之見德遐大悅聞突厥及吐谷渾皆尙公主乃遣使隨遐入朝多賚金寶奉表求婚太宗未之許使者旣返言于弄讚曰初至太國待我甚厚許嫁公主會吐谷渾人朝有相離間由是禮薄遂不許嫁弄讚遂與羊同連發兵以擊吐谷渾吐谷渾頓不能支遁于青海之上以避其鋒其國人畜並爲吐蕃所掠率其衆二十餘萬頓於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又謂其屬曰若大國不嫁公主與我卽當入寇遂進攻松州都督韓威輕騎覘賊反爲所敗太宗遣吏部尙書侯

童山文集 卷十二 五
君集等率步騎五萬以擊之斬千餘級弄讚大懼引兵而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太宗許之弄讚乃遣其相祿東贊致禮獻金五千兩其餘寶玩數百事貞觀十五年太宗以宗女文成公主妻之令禮部尚書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節送公主于吐蕃弄讚率其部兵次相海親迎于河源見道宗執子婿之禮甚恭既而歎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與公主歸國謂所親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國者今我得尙大唐公主爲幸實多當爲公主築一城以誇示後代遂築城邑立棟宇以居處焉公主惡其人赭面弄讚令國中權且罷之亦

自釋氊裘襲純綺漸慕華風仍遣曾毫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又請中國識文之人典其表疏高宗嗣位授弄讚爲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進封爲賓王因請蠶種及造酒礮磬紙墨之匠並許焉永徽元年弄讚卒賡璽書弔祭永隆元年文成公主薨高宗又遣使弔祭之此太宗下嫁吐蕃文成公主之始末也則天久視元年弄讚玄孫棄隸踏贊爲贊普時年七歲中宗神龍元年贊普之祖母遣其大臣悉董然來獻方物爲其孫請婚中宗以所養雍王宗禮女爲金城公主許嫁之景龍三年十一月又遣其大臣尙贊吐等來迎女中宗宴之于苑

內毬場四年正月制曰自文成公主化往其國因多變
革頃者贊普及祖母可敦會長者思託舊親請崇新好
金城公主朕之少女豈不踵念但爲人父母志息元黎
若允乃成祈更敦和好則邊土又寧遂割深慈爲國大
計築茲外館聿膺嘉禮降彼吐蕃贊普卽以今月進發
朕親自送于郊外全文見藝文於是以左衛大將軍楊矩使
焉其月帝幸始平縣以送公主設帳于百頃泊側引王
公宰相及吐蕃使入宴中坐酒闌命吐蕃使進前諭以
公主孩幼割慈遠嫁之旨上悲泣歔歔久之因命從臣
賦詩餞別曲赦始平縣大辟罪以下百姓給復一年改

始平縣爲金城縣又改其地爲鳳池鄉愴別里公主旣
至吐蕃別築一城以居之睿宗卽位御史李知古上言
姚州諸蠻先屬吐蕃請發兵擊之遂令知古繳劔南兵
募往經畧之蠻酋乃引吐蕃攻知古殺之仍斷其屍以
祭天又張敬立爲安西都護又與吐蕃比境互掠時吐
蕃內雖怨怒外敦和好楊矩爲鄯州都督吐蕃遣使往
遺之因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爲金城公主湯沐之所新
唐書元宗開元二年其相全達延上書宰相請載盟文
定境于河源未及定達延將兵十萬寇臨洮楊矩自殺
帝怒下詔自將討之會王復斬首二十萬洮水爲不流

帝乃罷行吐蕃本以河爲境以公主故乃橋河築城今
毀橋復守河吐蕃遣宗俄因子到洮水祭死土且請和
稱敵國詔不內金城公主上書求聽修好且言贊普君
臣欲與天子共署誓刻帝謂尋前盟足矣不許舊唐書
元宗十七年朔方大總管信安王禕拔其石堡城斬首
四百餘級生擒二百餘口獻其俘囚于太廟於是遣使
請和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而陳通和之便請遣使
往視金城公主因面約通和因令惟明及內侍張元方
使吐蕃見贊普及公主具宣上意贊普等欣然請和令
重臣名悉獵隨惟明等入朝上表奉金瓶一金盤一金

梳一馬腦盃一零羊彩緞一金城公主又別進金鴨盤
盞等物詔御史大夫崔琳充使報聘仍于赤嶺各豎分
界之碑約以更不相侵時吐蕃使奏云公主請毛詩禮
記左傳文選各一部制令秘書省寫與之正字于修烈
上疏見藝文奏不省二十二年遣將軍李侗于赤嶺分界
立碑是年崔希逸爲河西節度與乞力徐殺白狗爲盟
各去守備掩襲之大破于青海上吐蕃自是朝貢遂絕
崔希逸以失信怏怏死二十八年兼瓊取安戎城詔及
爲平戎坡二十九年春金城公主薨吐蕃遣來告哀仍
請和不許使到數月後始爲公主舉哀于光順門外輟

朝三日此中宗下吐蕃爲金城公主之始末也由是歷
睿元肅代四帝皆與吐蕃齟齬嗣此卽爲德宗改元三
建中興元貞元共在位二十六年建中四年正月聽御
史中丞崔漢衡言詔隴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大相尙
結贊盟于清水更載有盟文而吐蕃旋卽叛盟屢次犯
界至順憲穆元和之間經劍南節度使韋臯連次大破
吐蕃四十萬擒尙結贊之子遮遮後始畧寧靜嗣又歷
敬文武宣懿僖昭光列八帝唐室將亡疆輿日蹙雖微
有朝貢而和親並無是德宗公主與吐蕃和親歷代並
無其文卽有豈無公主册號新唐書德宗十一女一爲

貞穆公主昭德后所生早薨二爲憲穆公主下嫁王士
平三爲莊穆公主下嫁張孝忠四爲臨貞公主下嫁薛
釗五爲普寧公主下嫁崔諲六爲普寧公主早薨七爲
文安公主句爲道士九爲義川公主早薨十爲宣都公
主下嫁柳昱十一爲晉平公主早薨獨八襄穆公主下
嫁回紇武義成功可汗册曰咸安以滕王湛然爲婚禮
使事在貞元四年回紇傳而亦非吐蕃也回紇在長安
西六千里居婆陵水側吐蕃在長安西八千里建國羌
中相距二千所謂風馬牛也安得云德宗與吐蕃和親
乎推原舊志及四川通志之誤必因西藏大詔前立有

唐德宗與吐蕃盟碑有甥舅二主一語遂不詳其實而
以爲德宗公主下降吐蕃殊不知甥舅者以太宗中宗
和親在前世世可通稱也所謂甥舅之國豈得卽歸德
宗盟雖有之並未和親又豈得以盟卽爲下降乎亦不
考之甚矣至于西藏乃吐蕃西隅亦不得卽云吐蕃史
謂吐蕃東接涼茂松嶺南至婆羅門西至疎勒北至突
厥地方萬餘里舊唐書謂劍南西山與吐蕃接壤武德
以來開置州縣立軍防卽漢之笮路按笮卽邛笮與雅
州通打箭爐卽今之藏地也

李太白故里考

人莫不自耀其所居之地而欲耀其地莫不先誇其地
所產之名人卽偶爾流寓亦必聚而訟之所謂爭此朽
骨如天球也然不必爭而爭之未有如我彰明之李太
白者自唐李陽冰序其文劉全白撰其墓碣皆云廣漢
人而論白者或曰隴西或曰山東不知白實生於綿之
巴西也唐范傳正誌其墓曰白涼武昭王九世孫昭王
隴西人隋末子孫以罪徙西域神龍時白父客白西域
徙居綿之巴西而生白焉卽令彰明之青蓮鄉也一作
清廉在漫波渡離城三十里右爲匡山所謂匡山讀書
處也唐書云白旣隱岷山舉有道不就隱匡山蘇頲爲益

州長史見異之則是白始終一蜀人也中間蕩跡縱酒以張
垧之讒浮遊海岱子美所謂汝與山東李白好蓋白於
時流寓山東亦猶于瞻之在黃州卽以臨臯岐亭之地
號爲東坡居士也如曰太白山東人則子瞻亦黃州人
哉彼南部新書不察其實遽云白山東人父爲任城尉
因家焉而卽以任城令廳有白之祠尙存爲証何其謬
乎古語云遠望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不亦悲乎

辨

海棠香辨

海棠蜀客也蜀之海棠皆無香而惟昌州有香香國之

號由來舊矣然而香不獨昌州爲然凡蜀海棠皆有之
也先大夫曾手植一株在補過亭東垂五十八年大
幾成拱下有木香古架纏葛其上相與爭繁比茂其枝
叢密其葉縹綠每春花時綽約滿條外淺絳而內深紅
胭脂萬點猩血千苞然童而習之未嘗知其香也今年
正月二十八日余以海棠將放不欲使受木香之欺命
園丁斬其刺藤別豎櫟架引蔓使上于是撥雲見天而
凡海棠之昔習于莖蔓受制于蟠屈者皆理之伸之而
後海棠之精神面目煥然畢露然亦未知其香也一旦
含苞滿樹掩戶靜坐清風徐來其香酷清不蘭不麝細

而領之非梅非杏乃出海棠奇哉何向之無香而今乃香也何向之不知而今乃知也豈以予為知音者而故貢其香以求知耶抑久為非種之纏素傷匪人之比而今渣滓去清虛來乃揚眉吐氣一吐其香以報予耶由前而推則知已我也由後而推則感恩我也感恩我不敢知已我或然嗟乎天下欲求一知己感恩而不可得豈獨海棠也哉昔羅江東隱在錢塘手植海棠一株宋三黃州禹偁題詩有江東遺跡在錢塘手植庭花滿院香花木考謂觀此杭州海棠亦香不獨昌州非也蓋知已則臭味相投故眾人不聞而已獨聞也王黃州亦江

東之知已也

銘

天然床銘

羅江邑令楊君周冕好奇士也素知先大夫有奇癖得古栢根于邑之東士掘而贈先大夫用百夫溯江牽挽而安置于醒園命曰天然床余作樹根亭以罩之而為之銘曰

將以為器耶不足以盛酒漿將以為材耶不足以盛棟梁非凡非案非圓非方不雕而有花藻之華飾不琢而有蛟龍之飛翔可坐可卧可盃可觴任我幕天席地大

童山文集卷之二
醉千場而總不失天機之鼓舞以遂其天倫之樂因命
之爲天然床

贊

題方楨尊甫五世家慶圖贊并序

方江河系出楚之嘉魚名門舊族簪纓累代其
母亦漢水望宗遷蜀錦官城喜其地沃家焉今
五世矣詩禮傳家累仁積德雍雍一堂余今夏
晤次君楨於嶺新安處手持一圖顧余曰此五
世圖也余老父母今年壽俱八袞乞題余竊喜
五世俱慶之爲僅見又皆臻大耋尤爲僅見尤

之翌日謁其太翁則鶴髮童顏步履如飛手不
杖眼不鏡如四十歲人子孫森如立竹又皆挺
秀不羣正易所謂積善之家必之餘慶也因題
曰家慶圖贊曰

蒼松翠栢其長耶長江大河其號耶蘭桂森森其天之
所以報耶何以一堂有酒同酌何以賞春有花同目何
以見歲月之綿長有鶴有鹿吁嗟兮惟有斯人而後有
斯福

禮汀禪師像贊

這箇和尚有些異樣不長不短不瘦不胖遊遍名山讀

遍釋藏從實用功從空設相功則轟轟烈烈空則坦坦蕩蕩不叅禪而談禪者俱不能屈不拜懺而禮懺者無不飯向挂起拂子豎起鐵杖人皆謂當今行脚和尚也而不知滿口長鬚乃前身五百阿羅漢中之達摩變相約

西川李氏萬卷樓藏書約

余奉先大夫石亭公訓嗣後族衆丁繁子孫有願析產而居者除將田宅均分外所有萬卷樓家藏四十櫥分經史子集四部每部十櫥皆簽記書名有書目三十卷名曰西川李氏藏書簿予四人共管看守不許分析

仍時添買續登書目補注于後如衆房有愛書佳子弟亦許自備紙札就樓寫讀不得擅携一紙下樓誠以各書皆累代前人或手自鈔錄或得於重價聚之甚難散則甚易也余題樓聯有句云科第冠三巴是祖父忠厚所貽已經三世書香留百代願子孫謹嚴封鑰無失一篇職是故也凡諸子看守此書亦應傳戒丁寧毋令風飄雨滲蟲蠹鼠嚙每開樓時尤須小心烟燭遇六月六日曝書畢卽仍照經史子集四部依次安放樓上四十櫥中毋得錯亂方不負祖父付託苦心倘傳之久遠或偶遇不肖子孫欲分書籍及擅借與人甚則或因家貧

將書擅賣一本與人此則非吾子孫也許眾房子孫聲
明家長即執此約鳴官究治願後來各老公祖父
臺垂憫其祖父鈔購之苦以重懲之感且不朽亦願吾
子孫世守此訓毋辱祖先以招唾笑也戒之戒之

童山文集卷十三

綿州李調元雨村

跋上

華陽國志跋

華陽國志十二卷較俗本多卷十中下卷蓋書賈僅知
挨次卷數刊刻未審中下即在第十卷內復分中下二
卷耳是本蘇郡朱文游所藏有惠氏鈴印為紅豆齋舊
物乾隆戊戌仲秋修撰金榜得此本于丁小山為從來
未見之足本新安程晉芳魚門書以相聞較之漢魏叢
書幾多至一半攷較精詳博雅典覈金榜以余蜀人此

志爲蜀諸志之祖割愛以貽余合諸志參之益深服膺因梓而行之其偏傍字畫悉照丹稜李氏宋本不妄改一字有與諸刻不合者則分注於下至各家刻華陽國志體例各不同究以李叔厯爲定本故卷首仍用李序以各序附於卷末云

古今同姓名錄跋

梁元帝撰古今同姓名錄見於梁書本紀及隋書經籍志皆作一卷此題三卷者合陸善經所續元葉森所補而名也夫司馬遷不知有兩子我故以宰予爲預田恒之亂不知有兩公孫龍故以堅白同異屬之孔門弟子

然則此錄非但綴瑣聞供談資亦讀史之要務也較宋陳思之小字錄郭萬里之別號錄其有功史學豈待問哉至如明余寅別撰同姓名錄十二卷周應賓又補一卷近日王廷燦又補八卷雖較此加詳適形其贅椎輪之始則舍此無由

主客圖跋

余視學粵東見坊間有鬻前閩學紀曉嵐所輯唐張爲詩人主客圖一册居然善本可以復還舊觀但字多訛舛且梨棗亦不佳因覓工書另錄之以成紀之美唐人著作見於世者寥寥矣雖得其半璧猶作完視况實爲

全璧乎

廣成子解跋

宋晁昭德郡齋讀書志廣成子解一卷眉山蘇氏撰軾取莊子中黃帝問道於廣成子一章為之解景迂嘗難之其序畧曰某晚玷先生薦賢中安敢與先生議論然先生許我不苟翰墨俱在云按東坡此書語極精粹能發人所未發明范欽曾刻之今不可復得而東坡全集亦不載應係當日單行之本云

烏臺詩案跋

烏臺詩案一册宋蜀人朋九萬撰蓋蘇軾由祠部員外

郎直史館知湖州遭時羣小舒亶等構成詩禍拘禁之原案也附以初舉發章疏及謫官後表章書啓詩詞等而成之直齋書錄解題作烏臺詩話十三卷明百川書志作一卷今所得宋本合為一册不分卷次則非十三卷之舊本矣書中遇朝旨等字俱擡頭豈為宋人刪併之與抑所附章疏表啟皆後人附益之歟

素履子跋

素履子唐諱大理評事張弧撰分履道履德等十四篇其詩唐藝文志不載宋志作一卷屬誤而晁昭德郡齋讀書志陳氏直齋書錄解題俱不載今本係明范欽校

刻者雖其中頗有訛錯然亦不可沒其真云

江南餘載跋

江南餘載二卷不著姓氏陳振孫直解書錄題引言徐
鉉始奉詔為江南錄其後王舉路振陳彭年楊億龍衮
各有書六家皆不足以史稱而龍衮為尤甚熙寧八年
得鄭君所述于楚其事蹟有六家所遺或小異者刪落
是正取百九十五段以類相從鄭君莫知何人豈即文
寶耶按文寶江南人宋開寶年中為工部郎所著南唐
近事二卷自序三世四十年起天福丁酉終開寶乙亥
据此則此書為文寶作可知蓋近事所未備續為此書

故曰餘載皆泛記雜事實小說傳說之類均可以史月
之也然以備史採則較諸書為典而覈焉

采石瓜州記跋

采石瓜州記宋潼川蹇駒撰見於奇晉齋叢談作斃亮
記今仍原名陸梅谷云是書尚無刊本抄誤甚多偶于
馬雲衢齋頭借得善本又云此書不啻左氏之傳春秋
又云閱古人傳記最苦史筆庸下此乃鐵中錚錚者其
推崇可謂至矣余函海一書意在表章鄉先輩故梓行
之而至其書則陸氏一跋詳矣無以易其言故並附載
於書尾云

說文解字韻譜跋

右說文解字韻譜五卷南唐徐鉉著後有雍熙四年正月徐鉉序云韻譜既成廣求餘本頗有刊正今復承詔校定說文更與諸儒精加研覈又得李舟所著切韻殊有補益其間疑者以李氏切韻爲正所言承詔校定者卽雍熙三年十一月與句中正等校說文事也巽巖李氏五音韻譜序云唐天寶末陳州司法孫恂刊正隋陸法言切韻爲唐韻本朝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錯修韻譜因之而鉉序亦云說文之時未有翻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恂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恂音

切爲定然則是書初亦如鉉依恂音言切也錯以開寶八年卒在雍熙校定之前十年兄弟並以文學近侍錯特精小學於許氏書闡發尤多其部叙雖法易傳然特見義之端非遂以蔽許氏全書之旨故鉉苦許氏偏旁奧密不可意知今錯以切韻譜其四聲爲之篆名曰說文韻譜也李舟切韻唐志十卷宋志五卷唐人韻書孫恂李舟皆見於著錄而行世者孫恂爲多故鉉至雍熙時始得見李舟之書此內反切蓋卽依舟本爲之是二書者一以存恂韻一以存舟韻不特爲許氏功臣已也巽巖李氏之爲五音譜也引是書之序以爲置偏旁而

以聲相近不若存偏旁於聲類之中益便披閱豈知是書之善正在不著偏旁則觀者因得復檢其故處而詳知焉此於說文全書有若總目然相需而不可相紊也若巽巖之書意欲兼有二書之捷則勢必使人於說文舊本不觀而觀此止矣說者遂謂四聲譜而說文亡豈篤論哉是書序曰五音凡五卷而毛氏引此序則曰凡十卷又此本於上聲分上下二卷而三聲則否崇文目暨宋志皆是十卷蓋刻者併爲五卷而上聲尙仍其舊耳

淳熙薦士錄跋

楊誠齋淳熙薦士錄一卷乃爲吏部郎中時上宰相王公册子也首以朱子爲第一足見知人之明其餘諸公各有評論皆簡當覈實卽今考語之祖也山公啟事不可得見存此以爲持衡秉鑑之一法有薦人之責者其可忽乎噫拔茅連茹占之於易貴玉賤珉見之於禮魚目不可混珠駑駘不可以並驥知人何以明亦曰公生明而已

張氏可書跋

張氏可書一卷宋史藝文志陳振孫書錄解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俱不載祇文淵閣書目載有一册而不著

其各惟愛日齋叢抄引其中司馬光文彥博論僧道一事稱惟張知甫可書亦不知何許人也今考所記有僕頃在京師因幹出南薰門事又有見海賈鸞龍涎香事是在宣和之初嘗官汴官復有紹興丁巳戊午紀年及劉豫僭號事則由中原入南渡二十年矣蓋其人生於東京猶及見汴梁全盛之日故都遺事日擊頗詳迨其晚歲追述爲書不無滄桑今昔之感故于徽宗時朝廷故實紀錄尤多往往意在鑑戒其餘所聞軼事多他書所未見足備考覈蓋亦孟元老東京夢華之流也

舊聞證誤跋

李微之在宋有良史之目所著建炎以來朝野雜紀余已校行蓋自爲南宋人故半皆目擊所記特詳又有舊聞證誤一書雜採宋初以來各家說部所載有關朝章典制者加以辨論證其訛誤而凡軼聞瑣事有所聞者亦並載焉雖案頭之校本亦史學之緒餘也因並爲刊行其引用語有未注出原人原書者爲補注於下讀是書者亦可服膺井研學史之精不減龍門矣

鄭夾漈遺集跋

莆田鄭樵字漁仲爲宋名儒其著作與程朱諸人相輝映予得其詩文遺稿各一卷發抒性靈素位自樂藹然

吾道之言及其獻書陳詞縹中肆外概然以文章經濟
爲已任讀之令草茅增長氣色所謂言大而非夸者與
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樵自著書目一卷圖書志一卷其
子歸翁述樵遺事並著書目錄爲夾淦家傳一卷余恨
未盡讀之然其略已見於獻皇帝書及寄方禮部書內
方當遍觀之以窺其全也

古文尙書證訛跋

古文尙書者宋王應麟所集鄭氏注而撰爲此書也其
中頗多訛誤余參考諸書互相校正誤者改之脫者補
之遺者增之不但鄭元原註黎然不紊卽王厚齋原本

亦居然完善矣考古文尙書正義漢孔安國傳稱爲正
義者唐孔穎達序謂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
六家也漢書藝文志叙古文尙書孔安國獻遭巫蠱事
未立于學官較伏生口授合文多十六篇魏晉以來絕
無師說杜預注左所引皆曰逸書至東晉豫章河內梅
頤始得安國傳增多二十五篇隋經籍志靜室秘府存
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梅始奏之有鄭書註馬
註白隋陸德明據作釋文唐孔穎達據作疏遂與伏生
二十九篇合爲一據唐以來劉知幾列入史通未言古
文之僞白吳域議之朱子疑之近聞若據作古文尙書

疏證謂鄭元書序註所傳與孔傳篇目不符其說固確至謂鄭注亡于永嘉之亂則殊不然考隋志鄭氏與馬注皆著錄稱所注二十九篇釋文引之亦同蓋夫其無師說十六篇故止二十九與伏生數合非別有一本注孔氏書也至又謂稱孔傳以孔穎達之故考史記漢書但有安國上古文尚書之說並無作傳事釋文引藝文志乃云安國獻尚書傳始增一傳字則定從傳乃白陟德明非穎達惟德明于舜典下註云孔氏傳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註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又云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

十二字是姚方輿所上孔氏傳所無阮孝緒七捷亦云方輿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二十八字耶則出王註無疑始皇中雖增入此文尙未入孔傳故德明云爾夫古文之書不傳久矣古文之真毛氏奇齡有冤詞辨之最詳蓋深惜逸書之真鄭注之散也故鄭氏特註之非鄭氏註者經文不載誠欲以存逸書于千百之一也前有伏生經文乃孔氏古文目錄俱照原本此本不多見余故爲之校而行之以多訂經傳之訛故曰証訛臚列亦有書矣讐對亦有年矣未敢一字出諸臆說也質之賢者以爲然乎不然乎

按閻氏又有鄭元註十六篇之名爲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循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城牝契同命與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此亦原本不載應麟博學多聞想當別有所據也姑存而不論云

雪履齋筆記跋

余家藏有曹溶學海類篇寫本中載元郭翼雪履齋筆記而書中有近時袁了凡數語考翼字義仲崑山人自號東郭生因以東郭先生故事名其齋曰雪履常獻策張士誠不用歸耕婁土老得訓導偃蹇而終蘇州知府

盧熊題其墓曰遷善先生又爲撰墓誌載翼卒于至正二十四年其文載朱珪名蹟錄中距順帝北行尙前三載袁黃萬歷時人何由得見蓋已竄亂非舊本矣是書江行舟中隨手襍錄而議論多有可采如解商書兼弱攻昧二句取張九成說解論語犬馬有養二句取何晏集解說皆爲有見故爲之梓行

大學古本旁註跋

大學古本一卷漢獻王后蒼所傳在戴聖禮記中宋仁宗取以賜及第王拱辰卽此本也然傳者絕少今所行者朱子訂本此外諸家所傳改本率多僞雜無足取而

古本之完善者唯王文成之旁註尙存朱竹垞經義考
盛稱之因亟錄之以爲復古者之勸云

童山文集卷十四

跋下

山海經補註跋

周書昌大史嘗爲予言升菴先生著有水經補註山海
經補注二書疏釋精確足補酈道元郭景純所未備惜
水經注早佚存者惟山海經一卷耳予亟借而錄之按
何宇度益部談資水經補注在所見已刻三十種之內
而山海補注則云已刻未見者今此本存而彼轉逸何
顯晦之各不侔也仁和趙一清作水經注釋四十卷引

綿州李調元雨村

童山文集卷十四
據原校二十九人升菴居其首則先生之書固有存者
予特未之見耳又本朝檢討吳任臣博採衆說作山海
經廣注見於浙江採輯遺書總目予近日乃見其書中
多取先生之說而折衷焉則雖不見升菴全書亦可窺
其一斑矣

莊子闕誤跋

莊子闕誤一卷見於焦竑所刻升菴外集中每條下所
附則採升菴經子難字中之莊子難字也難字一書余
偏採未獲故仍之按明代著書博洽者無過于升菴與
竑而竑有莊子翼八卷末亦載莊子闕誤一卷不題升

菴作而據爲已有明人好襲竑尙不免他何論乎

古雋跋

古雋者升菴讀諸書摘錄古雋之語以備觀覽者也前
唐馬總有意林五卷皆摘諸子語然未有成段錄者此
則一段一篇皆摘之其體例又在意林之上有此書則
近時坊刻之諸子彙函諸子奇賞金丹粹白之書俱可
不讀矣

哲匠金桴跋

哲匠金桴升菴所採錄之韻府也考諸鄭箋築墻者桴
聚壤土盛之以蘩而投諸板中工匠之所必需也譬之

童山文集卷十四
名言麗句隨所得而投之囊中故以名書爾此書抉艷
詞林搜奇筆海上溯周秦漢魏以至宋元凡古之經史
子集語關對偶皆擇其精者錄之實泛詩濤者之仙槎
也每條皆注人名或小解釋于下出語極古按書內四
支韻子欲居九夷自註云余謫滇南同年提督孫繼芳
命知州馮古建鳳嬉亭于趙州以居余則此書乃成所
借以消遣而後學慕之且以爲詞學藉以沾丐焉故外
間刻本尙有云

均藻跋

楊升菴說文先訓云古字無韻字均卽韻也從禹愠切

按鵠冠子曰韻均也均不同聲也升菴平生精于韻學
而此書則雖依韻編次單爲詞翰設不言韻也大抵非
詞藻古艷者不錄故曰韻藻與哲匠金桴書異而體同
但彼則摘其對偶此則摘其散句彼取之各人文集此
取之經史子各書故彼以人名註此以書註微不同也
每條亦小有注釋或別引書以爲証皆先生原本云

古音駢字跋

升菴博極羣書旁及鍾鼎銘識其於字之相同而互用
者作爲古音駢字四卷以補說文玉篇之闕昔先生補
註山海經於雒山條下注云雒古字後人改刻作鵠此

等古字宜存之甚矣今人之多妄也

畫品跋

唐李嗣真續畫品錄畫家作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各第以三朱景元名畫錄目分神妙能逸爲四品宋劉道醇作五代名畫補遺目錄有神妙能而不列逸品蓋筆精墨妙根于人心士各有好不可誣也升菴自十一二歲時與季父瑞虹龍崖二公論畫作詩大蒙訢賞見於年譜及此編所自記令觀其詞幽通微妙能得畫之神髓令閱者於言外得之昔東坡論王維吳道子畫詩末句云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歛衽無間言玩斯言也

蓋卽東坡之所以品畫者乎觀升菴品畫者卽作東坡詩觀可也

滇載記跋

滇載記者升菴居滇所記蒙段七姓之事也七姓者張氏蒙氏鄭氏趙氏楊氏段氏高氏卽史稱西南爨靡莫之屬也其屬以千數而滇最大元封中以兵臨滇王舉國降時未有稱及張氏受姓後世遂爲長司然七姓之中維蒙段最久升菴戍滇時求蒙段之故于圖經而不得聞其籍于舊家有白古通元峯年運志其書用爨文義兼象教稍爲刪正令可讀故曰滇載記蓋原有是書

而先生刪節之也滇久已爲內地矣覽此記也猶想前從事列箚落而郡縣之馴鱗介而衣裳之之景象也乎

世說舊注跋

宋臨川劉義慶撰世說新語三卷梁劉孝標註段成式酉陽雜俎引作世說新書不知何時改作新語相沿至今不能復正唐藝文志作世說十卷有劉孝標續十卷今其本不傳書錄解題作三卷與今同載據注藻所云原錄二卷首爲考異繼列人物世譜姓字異同末記所引書目者則又佚之久矣孝標所註特爲詳瞻故高似孫緯畧亟稱之其糾正義慶之繆尤爲精核故與裴松

之三國志註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考證家所不可少之書但多爲後人刪存之可惜升菴自序孝標全本予猶及見之故爲此書以補孝標之佚則意所佚之續十卷內語乎雖篇頁無多可寶也古書亡者多矣非有博覽如升菴不幾佚而竟佚乎

武后石淙碑刻跋

石淙碑者武后與群臣侍晏賦詩紀遊之石刻也武后中宗妃并州文水人荊州都督士夔之女永徽六年立爲皇后中宗卽位稱皇太后臨朝尋自稱皇帝改國號曰周自名嬰在位二十二年中宗反正諡則天順聖皇

后有垂拱集百卷金輪集六卷所創製字多見各字書
點畫小異釋音作十二字六書畧作十八字今所見石
滌共三十九字除其重複實十七字也其中有非古文
而后勗者亦有本古文而后用者夫古文遠矣而創意
變更者卒皆起于季世然亦不止武后也考通志畧云
創意者昺春煠三字並音桂乃秦博士桂真之後避地
別居各撰其姓之文而不殊本者又云暈音彎箇音迄
寘音航弄音磧詎音芥昂音舉寇音褒熒音擁凡字孫
亮命子桂據氏命姓孫氏命子制十一字惟煠猶得桂
聲而又無義餘十字聲義兩途俱不通文而非文字而

非字者也論變更者芻音沾秦人以市買多得爲芻又
罪舊作臯始皇以其似皇字改而作罪至于對舊作對
漢文以言多非誠故去口而作對隋舊作隨文帝以周
齊不遑寧處故去辵而作隋疊舊作疊新室以三日太
盛改爲三田馱舊作馱宋明以高類禍改而爲瓜形影
之影舊作景葛稚川加彡于右軍陣之陣舊作陳王逸
少夫東用車丘丘之山三倉合而爲陞音章貢之水後
人合而爲顛爲髑各本一名分而爲高邑者漢光武
也鄭嫌近鄭更而爲莫幽嫌近幽更而爲邠此並唐明
皇所更也荒昏二義元次山諡隋煬帝合之古者結繩

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三代以來見于經典皆率由舊章未之有變也自李氏庸亂之主厭故喜新自謂非天子不考文舉日行之古字假帝制而自爲亦蔑古之甚矣况乎出淫昏女主尙何考之有然自唐以來世代漸遠各字書多引之則亦古文中的一體矣說者謂后之詩文皆崔融等所爲則此等又皆出於當時父人之筆非盡后製也

跋鶴峯墨蘭十二册

第一册跋

鶴峯畫蘭多于醉後握筆一掃千紙斜斜整整肥肥瘦

瘦曲盡其態醒視之有嫵娜如美人者有秀逸如高士者無不神氣逼肖此册兩莖一豎一倒豎如高士倒如美人當是在糟邱生家作也

第二册跋

孔子曰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芝蘭自是二種楚原九歌採三秀于山間王逸注三秀芝草也此册象沅芷澧蘭之意著于水澤淺草中佐以靈芝從其善類也芝蘭生于深谷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困窮而改節觀此畫可以知其人

第三册跋

世稱三友竹有節而齋花梅有花而齋葉松有葉而齋香惟蘭並有之此册花葉並茂彌坂盈陂如置身于福興宜興諸山披覽一過覺渾身皆是香也

第四册跋

世稱以墨蘭名家者二人一宋之趙孟堅子固一元之鄭思肖所南所南寫蘭不著土人扣其故曰土被奴子捨去此雖寓言以予家所藏子固墨蘭亦不著土而下筆自有塵外之韻可知寫蘭正不須著土著土則著相矣雖摩詰所謂盡舍利佛力去此天所散華不得也鶴峯此册落落數筆毫不著相殆青出于藍而青于藍歟

第五册跋

余生平酷愛楊誠齋忽有野香尋不得蘭于石背一花開之句爲工于言蘭屢爲客舉誦今鶴峯圖蘭于大石之後數花掩映若見若隱可謂工于摹誠齋詩意矣馬遠畫蘭但解粗枝大葉恐不能如此體貼入微也

第六册跋

此册專爲蘇東坡處士風流水石間一語寫照畫蘭不極之水不足以招江離之魂不極之石不足以寫汨羅之憾水瀾瀾兮石齒齒懷蘭英兮一望千里神乎技矣

第七册跋

童山文集 卷十四
宋郭麟孫題子固蘭蕙圖云寫蘭以左筆爲佳此圖筆
筆向左皆作雨披風偃之勢洵神品也香風一夕從西
來數片湘雲忽吹墮吾將爲鶴峯詠也

第八册跋

學畫必先能書蘇黃集中每言之故古人畫墨竹者多
以籀篆飛白章草法行之余謂畫蘭亦然不明乎側勒
努趯策掠啄磔之勢雖畫不工也鶴峯書本二王家法
故其畫蘭亦由八法中出本無他異人自不知爾有識
者必以余爲知言

第九册跋

此幅別出新意於幽篁叢竹間畧撇數葉更覺神韻生
動元僧覺隱曰我嘗以喜氣寫蘭以怒氣寫竹蓋謂蘭
葉勢飄舉花蕊舒吐得喜之神竹枝縱橫錯出如矛刃
森向得怒之氣也鶴峯爲人蘊藉與余交累月但見其
喜不見其怒故終覺蘭爲優而竹較次

第十册跋

詩與畫相表裏未有能畫而不能詩者鶴峯詩名爲蘭
所掩故人皆知其能畫不知其能詩也壬子夏寓綿竹
時嘗獨遊祥符寺醉後戲寫墨蘭于壁自題云漫憐芳
草滯天涯東抹西塗興轉賒偶到禪林欣潑墨不知是

童山文集 卷十四
九
我是蘭花余異日過見之笑曰鶴峯乃蘭花精也今此册專寫蘇東坡知是風流楚客魂詩意則又可稱蘭花神矣

第十一册跋

墨蘭大要以淡為主所謂淡者天骨自然脫去塵俗也故不作聲色愈淡而愈工若有意為淡去之愈遠矣姜白石論書云亦須人品高李日華亦曰人品不高用墨無法乃知鶴峯墨蘭之高亦由人品高也

第十二册跋

鶴峯既工墨蘭又工集詩集蘇外尚有所集王漁洋題

蘭五古截句皆極天衣無縫而心印尤在玉局故作臆瓶插花册以示瓣香供奉之意也王右丞詩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吾于鶴峯亦云

童山文集卷十五

綿州李調元雨村

祭文

祭叔其勝文

嗚呼士農敦本舊傳吾族不有耕者何以能讀羅江科
名我父開先不有襄者何以獨賢譬諸齒唇亡寒相護
譬諸手足抑搔相顧自英華公創立田園吾父帶經吾
叔駕轅自登籍後定省是缺吾父彈冠吾叔守業以此
成家內憂無他不逾十年甲第巍峩以此裕後漁獵經
史子姪四人昆仲繼美凡此之類皆叔之勲憐其辛苦

無以報功自弟出繼感叔仁慈天愍繼體錫以麟兒自
父之亡推叔之壽七十古稀共樂林園自鼎得宦馳叔
以封仰惟孝友火藻華蟲自姪歸里跬步不出酒食過
從晨夕穆穆謂叔碩德悼願無愆豈知溘逝丹旆翩翩
自叔之病姪在什邡聞訃奔歸叔已殮藏聞叔之亡屢
念七弟感叔託言酸鼻泗涕今當歸窆姪在台山望靈
而慟促駕來還今當撤奠姪具錢帛撫棺而祭神其來
格嗟叔無憂有子克荷喪不失禮稱家無墮嗟叔無歎
有姪立傳光輝宗譜是鼎書勸東至普陀北至幽燕人
跡不到叔已往還片帆巫峽疋馬建昌人力不能叔已

身嘗躬受褒封非子寵錫笞兒老翁其誰能及老始得
子又屆成人白髮諸兄其誰效顰嗚呼我叔可以無愧
倘是姪言含笑一醉

祭叔香如文

嗚呼我叔其果亡兮歲在龍蛇賢人傷兮乘彼白雲在
帝京兮山川險阻望歸航兮自春啟輶經徐揚兮江湖
多風逆水捨兮木葉既下波濤狂兮巫峽猿啼霧蒼蒼
兮兩蛟夾舟如飛翔兮闌風伏雨殆備嘗兮屠維作噩
乃還鄉兮望見丹旆涕泗滂兮山頽木壞吾安望兮嗚
呼我叔理學希兮模言楷行世所推兮豈惟猶子實我

師兮予方垂髫事戲嬉兮夏楚二物收其威兮得紫香
囊立焚之兮蚯蚓蟠龍謂能詩兮千里之駒舍其誰兮
床頭周易剖析微兮春蠶食葉借試闈兮若有一个先
得驪兮宰予朽木乃追隨兮柳不染衣爲神詠兮扁舟
南下浪如雷兮我父宰姚在會稽兮秘圖聚首年甫期
兮遭祖哀訴賦離駒兮嗚呼我叔孝達天兮乍浦儗裝
刻日還兮鳳嶺雞頭虎守關兮月黑杆斷墮叢巒兮前
棧忽明若有神兮撫棺大慟血杜鵑兮墓道旣成乃養
親兮豈無百忍食指繁兮卜宅西偏創業難兮祖母承
歡孟光賢兮繼又登遐孝如前兮兩伙我父慰黃泉兮

維叔之孝人共傳兮嗚呼我叔善教子兮擬之賈玘猶
逾彼兮鼎弟總角患學弛兮鄉塾擇師無可恃兮吳越
之遊實爲此兮海寧梧岡授經始兮石室登薦名雀起
兮戊戌傳臚三甲峙兮遂登瀛洲授太史兮驥弟好學
不窺帷叶兮叔恐稍惰同襍被兮遂掇巍科如摘髭叶
兮甲辰金榜並拖紫兮同袍青瑣世無比兮本弟雖遲
折桂蕊兮人稱三鳳實無恥兮揚名顯親固其所叶兮
不有此喬安有梓兮未竟之志克續似兮錫之儒林如
身仕兮知叔含笑瞑目喜兮嗚呼我叔遭非苟兮乾隆
八十逢國壽兮大宴乾清宴千叟兮天子珍

從容黃耆兮諸王捧卮酌大斗兮金盤玉筋大官卣兮
腐儒飽飫恩詎偶兮天子曰否爾其受兮錫爾鳩
杖拄爾手兮摩尼磁帶鏘趨走兮緞綾綢紗製汝手兮
洋盤螺爵盛旨酒兮貴陽皮盃滑醅滃兮貂蟬之子子
孫寶兮凡百如意惟爾取兮再拜稽首天寵厚兮臣
雖不文敢或後兮恭紀詩章十二首兮維時我蜀孰獲
剖兮周煌劉天及李俊四皓有兮如此被寵誰比醜兮
知叔九原願世守兮嗚呼我叔何竟仙兮誥綬初新閭
盈軒兮一門華轂玉樹駢兮非叔陰德報何綿兮况皆
侍從或宰官兮祿養重重福無邊兮叔于其間享延年

今胡爲羽化適當年兮致拋家累隔幽燕兮室如懸磬
其孰憐兮孟季頗幹扶歸棺兮仲也文弱告述遭兮飄
蕩兩粵幸身全兮先後回綿心乃寬兮嗚呼我叔其知
姪兮自登仕籍多磨折兮豈惟人排亦自失兮幸贖身
歸守蓬華兮又遭運舛孽可活兮陽膚不矜屈刀筆兮
賊音斛戇音濁人或譎兮似讖而非十鎰沒兮因之杜門
跽不出兮便欲入山一披髮兮子息尙稚孰提挈兮仙
能忍辱卽爲佛兮巧任人爲但守拙兮樓有萬卷日披
閱兮豈曰著書亦或述兮嘯傲花間得句札兮以此優
游遣孤子兮叔有三良姪無一兮老填溝壑誰其恤兮

會記別叔道忠告兮屢接誠書如嚴罰兮姪不出山叔
或必兮山不可留叔安警兮自叔仙遊過誰叱兮每一
撫膺冠欲絕兮今當歸窆在九月兮一籬僅隔豈不悉
兮有覲無扣音愧芻苢兮聊歌薤露代執紼兮靈其有
知鑒此潔兮

戶部河南司郎中袁松山公墓表

公諱承紱號松山始祖諱彥忠明洪武初由直隸棗強
遷山左世爲長山人九傳至高祖諱治性會祖諱雲蒸
子二長景芳次景文景芳舉兄弟五人長承紱官廣西
柳州府知府次承祖官刑部司務四承績候補都察院

都事五承約原任禮部司務監督大通橋一卽公也公
生而穎異不苟言笑年二十補博士弟子員性喜法書
行楷皆精人爭求之雍正元年公太翁在巴里坤辦軍
需得腿疾告歸未幾捐館舍兄承紱守柳州兩弟俱幼
公悉引爲己任自名其居曰怕怕堂兄乏嗣母憂之鉅
甫彌月卽出嗣焉母疾日侍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服
闋公兄勸公仕乾隆十三年遂遵例除授戶部河南司
員外郎乾隆十四年河南藩司條奏民間買賣田契法
事下本司酌議公謂貪吏以大報小奸名爭執訐訟實
緣契尾格式未明議將藩司頒發契尾編列號數後幅

空白預鈐司印以備銀數填寫令業戶看明騎字截開
平分爲二自難改換庶可於民無累於稅無虧遂定爲
例至今遵行又河南咨水涸田畝按例升科將議准行
公獨以水潦無時雖暫可佃種或旋爲澤渚一歸成額
恐復沉湮重以催科爲累百姓何堪遂議將升科田有
復破水潦難耕者仍准督撫查明請豁以舒民困執政
臆之其持正皆此類乾隆十六年兼 上諭館行走
稽查旗務十七年陞本司郎中時五弟以禮部司務兼
督通州中倉適有言通倉虧缺奉 旨派員清查署人
吏惶懼不知所爲公獨曰倉穀陳因百餘年間尙未聞

太倉鼠耗今任事伊始安得有虧不知者借此建議
聖明在上白必已洞鑒情僞靜以處之當水落石出無
憂也未幾果盤查無缺人咸服公鎮定公素有恆忡疾
十八年請假歸里居南有圃構屋數椽起小閣名曰養
拙蓋取老氏知止之義也閣下有池結草亭於北顏曰
松蔭公日與諸昆嘯傲其中視人間事泊如也公教子
最嚴長君始入學卽與鄉薦旋授內閣中書在軍機處
行走公書勤幹慎密四字寄之乙亥陞內閣侍讀丁丑
署吏部文選庚辰春因 京察一等辛巳轉江西道監
察御史是年秋除兩浙鹽驛道長君以浙中山水甲天

下屢請迎養癸未春公輕騎減從自里門抵清江由水路歷淮陽遊姑蘇夏初至浙北新關遂坐山轎進杭是時長君方差家丁迎於姑蘇之間而不知已駕一葉之舟先至署前也聞門吏報曰轅門有客容貌甚偉辭以本官公出則云闈人王姓識吾可令來見不知何許人家人趨出則公也公喜謂長君曰吾此來差可慰者汝作官之聲名尚不惡也西湖風景吾既至當領畧大槩勿令人知隨帶一僮遍歷諸勝月餘不耐酷暑遂買州北歸公天性謙冲與人無忤非禮之來絕不與校獨建義學無力者悉來受書若遇歲歉則出餘粟以濟貧乏

人稱爲四佛將卒之夜聚其諸昆諸子姑姊姪談笑竟夜忽曰吾大兒受 國恩最重必大吾族吾無憂矣遂卒噫異矣公生于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子時歷官戶部河南司郎中覃恩 誥封中憲大夫以長君守侗貴誥贈通奉大夫如其官卒於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午時享年五十有九葬於祖山之陽男四長守侗甲子科舉人廣西按察使司按察使娶石氏以夫貴王公諱士慎曾孫女次守仲甘肅蘭州府河橋同知娶張氏女次守佃出嗣官戶部廣西員外郎娶孫氏次守仲邑庠生娶趙氏孫男二鎬銓長君守侗出一錫

次君守仲出二銜銚次君守仰出曾孫一鎬出同人與長君同司素稔公之嘉言懿行也其家已請名公卿爲墓銘矣同人因共爲墓表以寄之蓋銘以藏墓內表以立墓外也文曰煌煌望族嶽瀆之光奕奕登朝邦家之昌我聞善者長發其祥凡今之人孰與之亢

節婦黃氏墓表

節婦黃氏中江儒士仁鳳之女余益友之妻也十六于歸甫六載而夫亡年纔二十一生一子人哲方四齡痛不欲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舅姑憂甚乃以撫孤養親大義責之乃進粥婦素稟幽貞持家勤儉內言不出外

言不入閨門之內壺範肅然性尤孝家雖貧事雙親脂膏滄澆必備敦木卮匪餒莫敢用雖典質不惜自用則菽粟而已數十年如一日也雙親疾病侍湯藥衣不解帶半年及相繼歿經營窀穸必親臨盡善乃已課子義方挑燈助績機聲與書聲輒夜不休人有夜行失火者輒曰黃氏家有燈云及長始令負笈擇師旋送入成均舉止有禮法人稱爲夫子皆節婦教也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無疾而終享壽六十五歲守節四十五年蓋雖閭里圭竇實爲女中第一完人壬子葬于先人之祖塋里人公舉節孝有司以聞建坊旌表于灣之

南山子忝為鄉人先已題其主例得表其墓乃為叙次
其始末如此嗚呼可謂節婦也已文曰石之貞婦其有
相之堅婦其守如日月各不朽如岡陵永同壽

